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村史馆里庆新春

□ 高贵华

新春佳节,号称我国“改革第一村”的东明县小井村乡村记忆馆里人头攒动,气氛祥和。人们利用难得的春节假期驻足村史馆,追忆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感受着浓浓的年味。

节日的村史馆张灯结彩,国旗飘扬。鲜红的春联烘托着欢乐的氛围,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村史馆为上下两层白色小楼,隐藏于灰墙玄瓦的民居里格外抢眼。我随着人流走进馆内,浏览件件藏品,享受着特殊的节日文化盛宴。

藏品陈列于展台,就像老人们深邃的眼神,散发着触手可及的温度。实物、图片和有声媒体再现了先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历程。各种老农具、生活用品和美丽乡村新规划有的静置于桌面,有的张贴在墙体,让到访者重温历史,感受新貌,聆听村民们与时俱进的脚步声。伫立在村史馆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一手抚摸着岁月的沧桑,一手为小井人奋斗不息的精神点赞。

小井村是华北平原、黄河岸边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历代村民劳于稼穑,共话桑麻。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里,小井人敢于打破藩篱,敢闯、敢干、敢为人先,比众所周知的安徽省小岗村还早两个月将土地分到了农户手里,成了名副其实的“改革第一村”。

在如今的小井村口,村民集资修建了一座横跨大路的石牌坊,上书:“改革第一村”,令观者无不仰视。这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也是小井人屹立不倒的灵魂。

小井村史馆,以历史为经络,通过图片、实物展示,营造了浓浓的乡愁氛围。“忆往昔岁月”板块展示了小井村民20世纪70年代拮据的生活情景及分田到户的喜悦。尤其是一张按满红手印的协议书,记录着几十位村民先试先尝的勇气。这些人今天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但留下的红手印却永存,它们来自于一只只力图改变命运的手。“看今朝峥嵘”板块则是一幅幅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的图片,智慧种养、数字农业、休闲观光、科技孵化、网红打卡,勾勒出新时代美丽乡村的画卷。“创未来辉煌”板块着眼于乡村新规划,谱写村民合力打造富硒产业、美丽宜居、乡愁记忆和文化生活的宏伟蓝图。

馆内收藏着大量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农村生活生产的实物,有织布机、石碾、石磨、碓臼、辘轳、铡刀、风箱、马蹄灯等器具,也有《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等红色收藏。每一件藏品都折射着历史的光泽,诉说着村民的往事,重温着过去的日子。我曾去过不少国家级、省市级村史馆,每次参观都感觉是在读一本厚重的史书。小井村史馆则突出农村、农具、农活、农事,就像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劳动场面,既让人熟悉,又让人陌生,更让人惊叹。

听村民介绍,馆内三百余件藏品均来自于村民家中。他们听说要建村史馆,纷纷踊跃收集捐献。村民们知道在如今的电气时代,这些农具和以前的生活物品的确用不到了,倒不如给它们找一个永久的家,哪一天要是想它们,再过来看看。村史馆竣工后,成为外来参观者的旅游休闲胜地,更成为村民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萦绕。

从村史馆里走出来,我环视四周,只见村民的二层小别墅一座连着一座,在喜庆的节日气氛里,再也藏不住美丽乡村的身影。白墙玄瓦的村史馆,与众不同地伫立在村内小广场后面。它像一个故事的开头,诉说着往昔的峥嵘,也寓意着未来的美好。

如今小井村史馆,已经成为全县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着全县乃至周边大批慕名前来的群众。有人说:“在村史馆里过春节,特别有意义。”也有人说:“村史馆唤回了记忆,留住了乡愁,也催动着春天的脚步。”

灯火阑珊酿成诗

□ 赵考壮

正月十五,月华如练,温润如玉,静静地悬挂在深邃的夜空,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玉佩,镶嵌在无垠的天幕之上。我驻足于老家那古老的巷口,目光穿越过岁月的尘埃,定格在远处那星星点点的灯火之中。恍惚间,我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繁华的古代元宵夜,灯火璀璨,温情脉脉,诗意盎然。

老街的一隅,老李正忙碌地挂起一盏兔子灯。这是他每年元宵节的必备节目,竹篾扎成的骨架,糊上洁白的纸,点上红眼睛,一只活灵活现的兔子灯便跃然眼前。记得儿时,我时常蹲在他的身旁,痴迷地看着他那双灵巧的手翻飞如蝶,竹篾在他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化作一只只栩栩如生的兔子。如今,老李的背已微驼,双手也有些颤抖,但那盏兔子灯依然生动如初,带着岁月的沧桑与温情,静静地悬挂在门前,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过往的故事。

“孩子,来尝尝我做的元宵。”隔壁的张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元宵走来,那白瓷碗中,圆滚滚的元宵漂浮在红糖水中,宛如天上的满月落入凡尘。我轻轻咬下一口,芝麻馅儿缓缓流淌,甜香四溢,瞬间在舌尖绽放。张婶笑靥如花,说道:“这是祖传的方子,红糖要熬到起沙,芝麻要现炒现磨,才能有这般香醇的味道。”她的笑容在灯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温馨,仿佛这碗元宵里,不仅盛满了岁月的温情,更蕴含着传承的匠心与坚守。

转过街角,一群孩子正围在红彤彤的灯笼下猜灯谜。一个小女孩清脆悦耳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一个黑孩,从不开口,要是开口,掉出舌头。打一物。”我驻足倾听,不禁会心一笑——这不正是我们童年时也曾猜过的瓜子谜吗?孩子们仰着小脸,认真思索的模样令人忍俊不禁。灯笼的红光映照在他们稚嫩的脸庞上,为这古老的游戏增添了几分童趣与生机,仿佛让时光在这一刻倒流。

远处传来阵阵锣鼓声,舞龙的队伍如约而至。金色的龙身在灯火中蜿蜒游走,龙珠上下翻飞,宛如真的在云中穿梭。记得老人曾言,舞龙要舞出“云从龙”的意境,让龙仿佛真的在云中翱翔。如今,舞龙的小伙子们虽然年轻,却也将这古老的技艺演绎得炉火纯青。龙身随着鼓点起伏跌宕,龙眼在灯火中闪烁生辉,引得围观的人群阵阵喝彩。这一刻,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活力交织在一起,共同诉说着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与力量。

夜渐深沉,人潮逐渐散去。我独自漫步在碎石路上,月光如水,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忽然想起辛弃疾的那句脍炙人口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元宵的灯火,不正是我们千百年来一直在追寻的那份温暖与诗意吗?灯火阑珊处,不仅有节日的喜庆与喧嚣,更有岁月的沉淀与人情的温暖在静静流淌。

转角处,一盏孤灯在风中摇曳生姿。那是老王家的元宵摊,几十年如一日地亮着。我走过去,要了一碗元宵。热气腾腾中,仿佛看见时光在这碗里缓缓沉淀,将寻常的日子酿成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老王笑着问我:“怎么样,还是那个味道吧?”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盏灯、这碗元宵、这元宵夜的灯火,仿佛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时光、关于温暖、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

灯火阑珊处,诗意正浓。这元宵夜的灯火,不仅照亮了人间的夜晚,更点亮了心底的温情与美好。这灯火也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将平凡的日子酿成一首首悠长的诗篇,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流淌,诉说着那些关于时光、关于温暖、关于爱与希望的永恒故事。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春来矣

□ 黄贤清

春风吹来
绿意不再深沉
嫩叶咬开门扉上的锈锁
要倾出岁月的秘密
天边的云彩曼舞
带走了寒冬的忧郁
公园的长椅上
时光在此停顿、回忆涌现
人们笑容灿烂
暖风中交谈,仿佛古今
悄然间,时光如梭
春风吹来的不只是暖意
泥土翻新,种子萌芽
世界开始喧嚣又静谧
在这无尽的轮回中
春风吹拂着生命的背影
每一处细节都是扎实的工笔
春风浩大,烈在其心
在这悠长的人生旅途
我欲驾风而翔

立春

□ 王春义

我总觉得你是只候鸟
栖息在某个枯枝桠后
因此 要见到你
我不得不和季节一样
要很耐心地等待
当你再次飞出
和我一样 花蕾也快动心了
所有的绿色仿佛也准备了
准备一场轰然运动
我的村庄不再安静
急忙倒掉多余的年味
将没喝完的陈酒拧紧盖子
放进尾冬的深处
它侧耳听了又听
好像布谷鸟也在你的后面
松散了的骨架又紧绷起来
可不 你是候鸟没错
繁重的农事最认得你
因为麦苗也不安分了
在急着喊年后的第一遍水
就是害怕接踵而来的春风
撞到它们渴瘦了的身子
来吧立春 久等如好久不见
却时时念叨的亲戚
迎你到进村的路口
好好叙叙这久别的念想

在树林

□ 张广亮

月亮敲窗
脚步领航
沿着熟悉的湖边小道
寻找那些刻意隐藏的诗行
岁末年尾
彩灯又把年味照亮
天和地之间
正在进行一场是否下雪的争论
天很委屈,瓦蓝着脸
露水晶莹,地很受伤
叶子的诺言碎了一地
风儿在树林里流浪
星星们挤眉弄眼
又在说那些树木的坏话
有歌声从湖面上飘过来
几株芦苇被陶醉了
向着北方仰望

曹风

人面灯笼相映红

方圆 摄

最最难忘
zuizuinanwang

父亲的“元宵灯”

□ 魏馨媛

记忆中的元宵节,总是和父亲的身影重叠在一起。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屋檐下的冰凌能挂到开春,但父亲总能变魔术般,让这个节日变得温暖而明亮。

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话不多,可一到元宵节,他就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腊月刚过,他就开始忙活起来。从阁楼上搬下那盏祖传的走马灯,仔细擦拭每一片绢布,修补每一处破损。那盏灯有三层,每一层都能转动,画着八仙过海、嫦娥奔月。我常常蹲在旁边,看父亲专注地摆弄那些精巧的机关,他的手指粗糙却灵巧,像是会施法的仙人。

元宵节前三天,父亲会带着我去后山砍竹子。清晨的山涧还笼罩着薄雾,我们的脚步声惊醒了沉睡的露珠。父亲教我挑选合适的竹子,要直,要韧,要带着山涧的灵气。回到家,他就开始制作灯笼骨架。刨花在阳光下飞舞,像金色的蝴蝶。我负责糊纸,将米浆均匀地抹在竹条上,再贴上彩纸。父亲总说,糊灯笼要心静,就像做人一样,不能急躁。

天还没黑,父亲就带着我挨家挨户送灯笼。他背着装满灯笼的竹篓,我提着那盏祖传的走马灯。每到一户人家,父亲都会细心地调整灯笼的提绳,确保它能稳稳地挂在门楣上。灯笼亮起的那一刻,整个村庄仿佛被施了魔法,变得温暖而明亮。孩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在巷子里穿梭,笑声和着鞭炮声在夜空中回荡。

有一年,我贪玩把走马灯摔坏了。看着破碎的绢布,我吓得直哭。父亲没有责备我,而是连夜赶制了一盏新的。那晚,他房间的油灯一直亮到天明。第二天,当我看到那盏新灯时,发现上面画着我最喜欢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画面,我好高兴。

后来我来到城里工作,元宵节很少能回家。每次打电话,父亲总是说:“你忙你的,咱家的灯笼我都准备好了。”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翻到一张老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制作灯笼的样子。照片已经泛黄,但父亲专注的神情依然清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老了,而那个为我制作灯笼的人,也需要一盏灯,去照亮他的视线。

去年元宵节,我特意请假回家。推开院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院子里挂满了灯笼,有传统的宫灯,有可爱的动物灯,还有一盏崭新的走马灯。父亲坐在藤椅上,正在糊着最后一个灯笼。他的动作不如从前利索,但依然专注。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是撒了一层金粉。

“爸,我回来了。”我轻声说。父亲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回来得正好,帮我把这盏灯挂上。”我接过灯笼,发现上面画着一幅画:一个父亲牵着孩子的手,在挂满灯笼的巷子里行走。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原来,父亲一直在用他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元宵节,守护着这份温暖的记忆。

父亲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木盒,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这些年他制作的灯笼图纸。每一张图纸都标注着日期,有的还写着我的名字。原来,在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一直在制作灯笼,仿佛这样就能把思念化作光明,照亮我回家的路。

这个元宵节,我陪着父亲糊了一晚上的灯笼。我们聊着往事,聊着未来,聊着那些被灯笼照亮的岁月。夜深了,灯笼在院子里轻轻摇晃,像是天上的星星落在了人间。看着满院的灯笼,我突然明白:父亲的爱,就像这些灯笼,不张扬,却永远明亮;不炙热,却足够温暖。

岁月里的娘家情

□ 黄廷付

大年初二,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洒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带着母亲回娘家,那是一种久违的仪式,一种深深扎根在心底的情感纽带。

母亲今年70岁了,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那是生活的沧桑与人生的磨砺。自从几年前不再种地后,她便少了许多劳作的忙碌,也愈发胖了,走一段路就气喘吁吁。她望着前方的路,那眼神里夹杂着对岁月流逝的无奈与感慨,轻轻叹了口气,说:“看来我也没有大阳寿。”我听着,心中满是酸涩,岁月啊,你为何如此无情,竟让母亲对自己的生命有了这样的担忧。

自从三年前外婆去世后,母亲回娘家的劲头小了,次数也少了。母亲的娘家在靠近镇上的一个村子,那是一个有着辉煌过往的地方。据母亲说,“那个村子出了很多做官的。”所以,母亲总是带着一种自豪,用她的话说自己是下嫁。而我们的村子,曾经是那么偏远、贫穷,交通不便,地势低洼,水灾频繁。但父亲很优秀,他的英俊潇洒和军人气质,让母亲无怨无悔地跟随他来到了我们村。

我能想象到他们第一次回娘家的场景。尽管是步行,他们的笑声一定在田野里回荡,那笑声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幸福。后来,他们的背上多了我们。两个村子相距十多里路,我们可能会在他们的背上哭泣,但那也是最美的风景。只是,那时候最怕下雨,一下雨,出行就变得艰难无比。

母亲42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从此那个陪她回娘家的人没有了。那年我18岁,骑上自行车,想带母亲回娘家。可我很瘦,力气小,几乎带不动母亲,每一次上坡,母亲都提前下来,要不根本骑不上去。后来,母亲为了出行方便,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这样她不论是赶集,还是回娘家,都不用担心了。只是那时候,路不平,时常会扎破她的车胎,这也是她最担心的事情。

如今,村村通了公路,那几个村子里的人家搬到路边上住,还装了路灯,再也不用担心走黑路了。母亲也换了电动三轮车,回娘家不再那么辛苦。只是外婆去世之后,几个舅舅轮流接待我们。今年轮到五舅,可到了那里我们却找不到五舅的家,因为那些房子样式都差不多,连门都几乎一样。无奈之下,我只能给五舅打电话。

在这寻找的过程中,我看着母亲。她的眼神里有些迷茫和无助,那一刻,我心中满是愧疚。我想起了母亲曾经无数次回娘家的情景,那是她心中的根,是她情感的寄托。而我,却在这一刻,让她陷入了小小的困境。

终于找到了五舅家,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熟悉的笑容。那一刻,我明白,回娘家,对于母亲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行程,更是一种情感的回归。那里有她的青春岁月,有她的亲人和回忆。而我要做的,就是陪伴她,守护这份情感,让她在岁月的流逝中,依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